

疏詩

晚悟集
仁

앞표지 뒷면

만오선생문집(晩悟先生文集)

신달도 (申達道)

서지사항

서지내용		
서명	만오선생문집 (晩悟先生文集)	
저자	성명	신달도 (申達道)
	자	형보 (亨甫)
	호	만오 (晩悟)
판사항	木版本	
발행지		
발행자		
발행년	1927	
권수	10	
책크기	29.5×20 cm	
사부분류	별집류	
기타사항		

해제

『만오선생문집』은 신달도(申達道 ; 1576~1631)의 시문집이다. 신달도의 자는 형보(亨甫), 호는 만오(晩悟), 본관은 아주(鵝洲)이며, 참의 원록(元祿)의 손자이고, 흠의 아들이다.

이 책은 1927년 신흥기(申鴻基)가 편집, 간행하였다. 문집 가운데 주목할 것은 소의 「진시폐십조소(陣時弊十條疏)」와 「구퇴후진소회소(寇退後陣所懷疏)」이다. 「진시폐십조소(陣時弊十條疏)」는 인조에게 올린 상소문으로 시정의 폐단을 지적한 내용이며, 「구퇴후진소회소(寇退後陣所懷疏)」는 1627년 정묘호란 때 금군이 물러

간 후 올린 상소로 병력을 증강하고 군량을 비축하여 화를 사전에 방지하자는 내용이다.

어려서부터 자질이 뛰어나서 7~8세에 『효경(孝經)』과 사자서(四子書)를 통독하였다. 조목(趙穆)과 장현광(張顯光)의 문인으로 1610년(광해군 2) 생원시(生員試)에 합격했으나, 정계가 혼란하여 관직에 나가는 것을 단념하였다. 1623년(인조 15) 5월에 명나라 희종(熹宗) 등극을 기념하는 유생정시(儒生庭試)에 갑과를 장원급제하여 사헌부(司憲府)·사간원(司諫院)의 요직을 역임였다. 이때 대간(臺諫)이 권신(權臣)을 탄핵했으나 왕이 오히려 대간을 문책하자 몸을 아끼지 않고 아뢰기를 "대간은 항상 공의(公議)를 가져서 군주의 이목이 되옵거늘 공의(公議)가 있는 바에 대간이 어찌 말하지 않으오리까" 하니 그의 곧은 성품이 조정에 진동하였다. 이후 전주판관(全州判官)이 되어 여씨향약(呂氏鄉約)을 실시하고 『소학(小學)』과 가례(家禮)를 강론하여 교화에 힘썼다. 1627년 형조(刑曹)·예조(禮曹)의 정랑(正郎)을 거쳐 사간원정언(司諫院正言)이 되어 10조소(條疏)를 올려 시정을 논하였다.

1627년 정묘호란 때 윤황(尹煌)과 함께 최명길의 주화론(主和論)을 극력배격하였다. 이듬해 지평(持平)이 되었고, 1631년(인조 9)에 세상을 뜨니 도승지(都承旨)로 추증(追贈)되었다.

책목록

晩悟先生文集目錄

晩悟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시)

古人謠(고인요)

晩悟先生文集卷之二

疏(소)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소)

劄(차)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四

啓(계)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五

啓(계)

公緘(공함)

呈文(정문)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서)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七

雜著(잡저)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八

序(서)

記(기)

跋(발)

箴(잠)

表箋(표전)

哀辭(애사)

告辭(고사)

祭文(제문)

墓誌(묘지)

行狀(행장)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九

年譜(년보)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十

附錄(부록)

晚悟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詩

卷之二

疏

卷之三

疏

劄

卷之四

啓



晚悟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五

啓

公緘

呈文

卷之六

書

卷之七

雜著

卷之八

序

記

跋

箴

表箋

哀辭

告辭

祭文

墓誌

行狀

卷之九

年譜

附錄

卷之十

附錄

日中三ノ二ノ一ノ三ノ六ノ一ノ金

詩

城洞即事五十韻 壬辰

謾筆

登黃鶴菴

途中偶吟

聽鷄 乙未

敬次月川先生下示韻 丙申

原韻

轉客真城宿孫君 偶 草堂次韻却寄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一目錄 一

敬次月川先生見寄韻 己亥

原韻

仙巖小筭 壬寅

途中口占 甲辰○往拜西厓先生時

白雲亭奉贈金以承 是楹○己酉

西厓先生挽 丁未

庚戌春以新 恩同柳季華 衫李孟堅

時隸 拜五峯李相公時庭梅未花會

各賦

贈別李茂伯 濟雨 通判龍庭 癸丑

不知巖與諸益敬次旅軒先生韻丁巳

原韻

金烏書院敬次旅軒先生韻二首

原韻

薇山四景做金子峻坤作

春山采蕨

夏畦鋤禾

秋園燒栗

冬爐烘酒

濯足

鈞鋤潭口占

晉甫弟自葛山來會讀朱書頗有思索

之工喜贈三絕以勗之

奉次金孝仲

榮祖見寄韻

秋夜有感

山中卽事

敬次旅軒先生下示韻

玉笛洞

送李從事

民安征西戊午

晉甫以歲晚何以黔吾突分韻詠懷語

極悲惋覓和於余遂口號書之 庚申

挽宗丈之 ○戊午

挽朴宣傳 ○己未

到烏川奉次金子峻韻 辛酉

原韻

祇謁陶山尚德祠

月川書堂感舊

次金以直 光岳韻

九日有感

與諸益留南山敬次旅軒先生韻二首

詠懷奉呈伯氏兼示晉甫

次別晉甫葛山之行

挽朴叅判而章○辛酉

謾咏癸亥

挽洪持平瑋○甲子

思歸乙丑○判全州時

贈別完山士民

醉酬聞慶倅丙寅

挽鄭秀才櫟

大殿春帖丁卯

聞賊警

送鄭錦南

忠信

西征

送晉甫弟赴關東幕

送李石潭朴正郎

瑀

赴號召幕

江都記事十八首

虜使已退憤懣無聊遂成一律

三月奉使檄島馬上口占

到海州次芙蓉堂板上韻

宿神光寺

信川郡酬寄尹使君

命之



北津

旅舍偶逢成友俊考打話

龍岡途中

舟中次接伴使元公鐸韻

謾吟

聞奴賊所過多搶殘吟成一絕

甌山口占

途中有感

舟中裁付家書

夜泊雲從島

再疊

晚泊椴島

留椴島

書懷

夢見晉甫

鄭鳳壽金礪器西土名帥也聞余過此
來見遂書一律以勗之

贈弓鄭金兩帥

刷還東土饑民擄在島中者吟成一絕
病臥甌山憶伯氏



西關吟

送閔叅判聖徽赴京

歸去來曲

自歎

禾村幽居

有感

閒中卽事

盡春

挽李丈民宏

送姜學顏大進之任

挽李立仲 禮遵

挽申訓導之問

送金伯承

三月奉命赴關北登鐵山關口占三

律 戊辰

安邊途中

鶴湖臺

安邊倅李令公 弘望設酌于駕鶴樓請

題咏仍成一絕

奉酬李令公

登樂民樓

送宋僉樞克訥朝天

挽崔重吉詰

憶弟晉甫

出都門已巳

得晉甫書知已渡江喜而依

生朝感懷

洛中次金忌窩榮祖鶴湖奉祖兩友韻

原韻

挽李敬亭令公民歲

江亭詠懷

馬上口占

渡懷德城江

寄呈襄陽使君四首

歲行盡矣天道好還而環顧其中未有

自新之效遂吟一絕以自悼

除書到日吟成一絕

幽谷途中

與襄都事

向益

洪撫髭囊舟中口占

挽金持平

奉祖

挽李秀才

文圭

挽金而靜

允安

夫人

送別

月夜

夢中作

覺後又吟一絕示兒輩

絕筆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一目錄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

城洞卽事 壬辰

我生如浮雲擾擾東復西六月八清涼三秋淹
竹溪同來百餘口轉輾相扶携朝晡有時缺所
愧子職虧干戈日相尋生理焉得謀此地少知
已惘然難久留聞道黃鶴山有洞名是城磅礴
扶輿氣歛吸靈真精崖壑攢而奧荒畬亦可耕
俶裝畏周行杖策尋小坳鄉井自茲近不辭行
役艱曉發甘泉月暮向蘆江雲飄蓬今幾月羣

盜尚紛紜向來百戶村未見一人還危逕細如
縷處處山崢嶸上有茂樹陰下有湍水清川原
屢曲折梯石復攀荆斜日遞隱見怪鳥時一聲
鈇鋤巖罅竒面而穹厓蒼霜楓照面紅浩歌乘
絕岡山勢成郭郭地形藏堂隍幽泉瀉其中掛
壁勢何狂激石渾白雪墜淵忽晴雷枯松與怪
石錯落左右頽偉哉造化功厥初誰劈開當時
擬地利茲焉留小堆雉堞尚礧礧麗王去不迴
那知數架菴寄在窮山隈僧去佛猶存一身半
莓苔寂寂梵放響寥寥蓮花臺山家也如此怵

帳一徘徊呼僮啓戶牖灑水滌塵埃寥廓乾坤
淨蒼茫星月低重闈自此安羅立諸孫兒六親
相對面情話亦樂且有山朝可採有水暮宜漁
霜前蒲箬實不患生計踈物外無餘事隨分任
起居在昔許魯齋風塵不廢書男兒合做事詎
因喪亂沮逝携兄及弟孜孜誦聖言光陰不我
待及時思勉旃時運故不齊浮名何足論中夜
念時事傷心涕交頤 廟社隨灰燼 玉駕何
所之南徼連烽燧西塞動鼓鼙郡國日以病赤
子靡子遺 朝廷足良弼有誰濟顛危懷憤欲

明情外生身卷之一
二
掃除愧乏經濟姿
撫劒發長嘯
聊題城洞詩

謾筆

愁深歲月悠興溢乾坤
窳把酒欲書懷
山光筆下碧

登黃鶴菴

鶴山東畔亂雲堆
中有禪宮窈窕開
佛祖丈身金半落
麗王曲堞石全頽
融峯興足三盃酒
鹿洞思誅一畝萊
斜日不堪頻北望
當今誰是濟川才

途中偶吟

城南昨夜東風起
城北今朝柳色新
蒲地干戈無了日
從今將作遠遊人

聽鷄 乙未

爲善日孜孜何憂未至聖
晨鷄兩三聲起坐發
深省

敬次月川先生下示韻 丙申

當日溪門講此心
操存旨訣細推尋
先生開示無餘蘊
小子惟思諦得深

原韻

千聖相傳只一心
微言尚可卷中尋
要收已

放歸腔裏誠敬關頭着力深

轉客真城宿孫君佩草堂次韻却寄

草草離鄉客棲棲幾問津
荒村依古木窮峽絕
囂塵漂泊今三歲情親我二人
猶堪雞黍宿且莫恨家貧

敬次月川先生見寄韻巳亥

短什長牋次第開都從丈席手中裁
別來珍重相思字挑盡殘燈閱幾回

自笑愚生謾好古三年門下不知裁
諄諄引誘猶如此木石雖頑庶感回

原韻

別來消息今安否
離恨朝朝未易裁
目送歸雲天遠大
芙蓉山下首頻回

仙巖小筍

壬寅

城塵無地可藏書
故傍先楸縛小廬
已識溪山閒者主
不妨門巷俗人疎
浮名分外何關我
古紙堆邊自在渠
懶習年來猶未祛
曾中草木奈消除

臥雲途中口占

甲辰○徃拜
西厓先生時

何處春風座河南
花柳村後生誠意
薄三十始

登門

白雲亭奉贈金以承

是楹

巳酉

十六臨河曲先生五弟兄墳麓當日樂太平
白雲亭

西厓先生挽

丁未

夫子挺南服嫡傳胤退翁經綸三代際勲業八
年中加額今司馬鞠躬古臥龍斯文嗟已喪何
處挹餘風

庚戌春以新

恩同柳季華

衫李孟堅

時

翰拜五峯李相公時庭梅未花令各賦

晚托芳園裏清姿迥出塵含情未肯吐羞與柳
爭春

贈別李茂伯潤兩通判龍庭 癸丑

玉塞三千里南還又北歸途窮仍此別歲晚更
誰依驛路遍秋草離亭帶夕暉男兒忠信仗何

必淚霑衣

茂伯以輸城承遞
還未幾又赴鏡城

不知巖與崔訥齋 明諸公敬次旅軒先生

下示韻 丁巳

天道自好還有夜必有曉嗟哉今世人此理知
者少

原韻

長夜苦漫漫天地何溼曉羣鼠亂床邊宿客

夢自少

金烏書院敬次旅軒先生韻

大節誰能及烏山仰止高百年遺像在風範政

非遙

不有一絲重誰禰七里高青青無限竹殘日共

逍遙

原韻

竹有當年碧山依昔日高
清風猶豎髮誰謂

古人遙

薇山別業四景做金子峻

坤作

春山采蕨

廉纖微雨夜來過
春入山阿長蕨芽
采取朝朝
充鼎實樂飢聊可送生涯

夏畦鋤禾

數頃新畬若易荒
田家長夏事全忙
辛勤理盡
衡縱畝會見秋來詠萬箱

秋園燒栗

高秋八月欲繁霜
園栗初收半坼黃
撥灰贏得

明情外生文集卷之一
釋童喜轉覺山家滋味長

冬爐烘酒

雪榻蒼茫送歲華
擁爐孤坐酌流霞
此身自在羲皇上
勝致高陽未足夸

濯足

濯足滄浪曲
歸來帶夕暉
清明元自在
何必振吾衣

鈷鈺潭口占

居兼山水協初心
惟恐年來入不深
洞號峨眉
環石角潭名鈷鈺
繞楓林啼猿喚鶴
時時逐飛

鷺潛魚在在尋早晚吾亭成突兀閒探二樂聖
賢心

晉甫弟自葛山來會讀朱書頗有思索之
工喜贈三絕以勗之

澗飲巖居分所甘一床相對弟兄三今君欲向
康莊路却把朱書作指南

鑪錘藥石紫陽書節約陶翁叟註疏直與六經
相表裏面前門路日星如

緊着工夫大着心耐煩咀嚼味方深分躋寸進
旁通去容易竿頭百尺臨

大一本
作虛

奉次金孝仲榮祖見寄韻

十載窮途任往還一番離合一悲歡襟期許我
形骸外麗澤資君伯仲間楓葉題詩黃鶴洞禪
燈講道白蓮山悠悠昔事渾如夢無怪于今鬢
雪斑

秋夜有感

向來周道轉荒榛獨抱遺經感慨新前去光陰
難把玩終身恨未免鄉人

山中卽事

避地安吾拙柴荆晚始開有書消白日無客破

蒼苔小榻千嶂月幽泉萬壑雷荒舍餘數頃猶
足寄生涯

敬次旅軒先生下示韻

紛紛世道任崩分歸休山人與友雲獨抱瑤琴

彈夜月曲中真訣有誰聞

晦庵詩曰自作山中人即與雲為友

原韻

大道難容世路分此身端合臥山雲山雲寂
寞塵寰遠人是人非摠不聞

漁磯

清溪斜日雨霏霏黃鶴山前白鷺飛自笑機心

猶未斷手携竿竹上漁磯

玉笛洞

山下清溪溪上臺登臨無地可塵埃
悵望雲際低回久吹笛仙人倘一來

送李從事

民寧征西 戊午

送君西去路悠悠羽箭銀鞍馬紫騮
男子當需天下策元戎政借幄中籌
行邊落葉鶯兒夕戰後陰雲鴨水秋
勒石燕然千古事遙城前夜隕
旄頭

晉甫以歲晚何以黔吾突分韻咏懷語極

悲惋覓和於余遂口號書之

庚申

古有桓君山憤世長流涕我亦豈忘世仰屋門
獨閉雄心日千里耿耿懷竒計無由叫閭闔雲
臥友松桂已乎曷之爲俛仰聊卒歲

我欲指聖路日暮且途遠乃知力不任初誠不
自忖聖人著明訓何不於身反惺惺喚主翁速
令遊騎返上達由下學不關時早晚

皇綱久不振女真今倒戈富車一敗績士卒爲
蟲沙防秋令尤急徵發赴金河大東民已竭猛
虎政又苛國事今如此言之將奈何

人君代天工固是天所子變異不虛生做子豈
無意枉矢出西方芑角竟天起不敢指某事畢
竟是誰使君相信造命勿言吾何以

十年任飄泊所居非牙簷容膝苦未安風震而
雨沾人歎食無魚我歎食無鹽憑將百錢卜欲
問君平嚴盡室又歸南我突何時黔

讀書破萬卷世人嗤我愚談兵窮六韜世人譏
我迂茫茫穹壤間拓落成腐儒自料百無用願
作耕田夫中宵心萬緒髮白非故吾

濁滓日橫流清芬坐銷歇井甘泉先渴木秀風

必折世道已焉哉念之腸欲裂古人有至言積
毀能銷骨惟當炳幾先徙薪復曲突

挽宗丈之 ○戊午

吾祖按廉公冰世芳澤流公能趾厥後孝友爲
箕裘所尚守本性曠然無外求勤耕生理足卜
筭境界幽棲棲田畝中俯視世俗偷披襟去表
襮到底皆青眸七旬無一累天餉亦已優先人
愛任真半世許交遊自遭風樹痛傾嚮不暫休
春前一趨候蒲眼韶光浮謂可執長筭拜賀情
綢繆天乎不憇遺沉病竟莫瘳人間萬事謬倏

忽同壑舟媚媚霜月苦刺刺寒風愁半生依仰
地題挽淚未收

挽朴宣傳 已未

妙技穿楊葉英聲早出羣馮唐嗟已老李廣竟
何勲處世無畦畛休官任釣耘悠然乘化靈
事不須云

到烏川奉次金子峻韻 辛酉

悠悠歲月駛東流十載重逢已白頭尊酒如今
相別後陽春一曲和無由

原韻

一帶長江東峽流百年心事到壘頭參商幾
八從前恨此日臨分不自由

祇謁陶山尙德祠

青山深處白雲堆
夫子宫墻萬古開
四十年來生晚歎
蒲江風月獨徘徊

月川書堂感舊

月翁遺躅水南庄
庭樹依依草自荒
已矣人文今寂寞
不堪斜日獨登堂

次金以直

光岳韻

世事聞來欲白頭
閒愁聊寫暮江洲
逢君說盡

腹中蘊不覺交頤涕泗流

九日有感

年年此日作佳辰
白酒黃花慰二親
有酒如今誰爲酌
每當花發淚盈巾

與諸益留南山敬次旅軒先生韻二首

吾黨二三子
周旋長者後
匏樽舉相屬
悠然到夜久
高歌奏流水
絲桐在我手

維時遭喪亂
胡爲不我後
遼界日蹙國
王師暴露久
我願天悔禍
稽首且拜手

咏懷奉呈伯氏兼示晉甫

業文還愧老無成擬學孫吳致太平
給餉已令妻制闕攻愁夏用酒爲兵
讒鋒永戢誰乘釁怒寇投降自豎
旌從此天君端拱坐區區何事築
長城

次金孝徵

應祖

韻贈別晉甫葛山之行

天地茫茫老此身無端華髮鬢邊
新風樹已纏泉下痛離亭今日夏
沾巾

原韻

乾坤何處可容身罪戾餘生鬢髮
新人子誰無烏鳥志咏君詩句我
沾巾

挽朴叅判

而章○辛酉

木稼類呈孽驚聞哲士萎丘原無起日雲物尙
前時一代風流盡三韓禮樂衰題詩長太息非
直爲吾私

謾詠

爲桀爲堯揔在吾一心操捨判賢愚欲知活物
危微界復佩明誠二字符

挽洪持平瑋○甲子

惴惴無畦畛溫良自性真乘驄抽直氣剖竹霽
深仁蕙死香猶在鴻飛影未因那堪題挽日涕

淚滿衣巾

思歸

乙丑○判全州時

客心何事轉悽然
容易江南月五弦
去夜偶成東郭夢
寒梅落盡草堂前

贈別完山士民

民病未醫身病深
無端濡滯半年今
攀韓父老休勤苦
分副盧扁兩副心

醉酬間慶倅

丙寅

薜蘿深處是官衙
簾外幽禽下上啼
賴有主人無事酒
高談不覺日西斜

挽鄭秀才釋

去年在湖外奄哭翰林喪今年在洛下又聞君
繼公連年哭弟兄慘怛如焚腸君生好門庭炯
然如圭璋少知讀書好長能持已莊識路且疾
驅前途不可量鬼物竟魯捐天道何靡常阿爺
哭徹天阿婦病在床死者如有知哀怨定無疆
玉樹埋窮泉夜臺何時暘春風吹細草落日雲
蒼茫縻職違執紼邈焉若相忌他日還鄉路何
辭慰北堂

大殿春帖丁卯

青籥新吹歲律夏乾坤玉燭藹歡聲百年耕鑿
民安業佇見笙歌醉太平

聞賊警

夜來風雨暗西徼胡騎長驅勢悍趨近日雲中
無李廣頻年塞下動天驕 朝廷但恃金湯險
廊廟徒然口舌囂白首腐儒何所事壯心空撫
匣中刀

送鄭錦南忠信西征

社稷逢今日將軍有此行堂堂殉國志天下已
知名

送晉甫弟赴關東幕府

風塵千里別塘草百年情一箇精忠字書燈已
講明

送李石潭朴正郎瑀赴號召幕

生死論交地存亾許國身傷心今日身分手故
鄉入嶺路梅經雪湖亭草染春風塵無限意觸
物轉悲辛

江都記事十八首

高皇初載奠吾東禮遇由來內服同忍說 寧
陵西狩事至今遺老泣 神宗

一片丸都尚敵隋三韓弓馬盛於斯際當 聖
主中興日最爾狡奴折箠答

胡馬崩騰勢若飛重重鐵鎖忽披靡西師十萬
歸何處昨日安州又被圍

三時撥馬渡江來肉食羣公面面灰爭道去邠
為上策九華門外謾低徊李延平勸
上避入江都

大老 筵前建一言撫軍監國古來然 東朝

分向湖南路草草宮僚三兩員完平相請命
世子出鎮全州

以繫人心 上從之 春坊
衛司只許各四員 隨行

風雲紛紛日色微 乘輿顛倒出宮時回看鳳

翥鸞翔地無限蒼生慟哭歸

西出都城百里餘錦帆高揭海門虛元戎急牒

緣何事為有金人去夜書賊致書于我有五種說因示求和之意

碧海茫茫萬折回摩尼山色帆前開風濤盡日

能安穩知是魚龍暗護來

一髮孤城萬事非暮雲殘角不勝悲控弦帶甲

千乘國豈意君臣賦式微

廟堂論議日紛紜却把羈縻誤 聖君昨讀行

宮哀慟札堂堂大義足聽聞教書有虜以拒絕天朝為辭寧以

國斃不敢從等語

金營潮信暗相催通使朝朝短棹回莫道完城

多勝算中間陵律作奇媒

時崔完城與虜差劉海議和弘立蘭英為

介紹

往事深河大不忠甘心挾虜扣何功可憐二百

年間議折入降俘俯仰中

弘立引見時廷臣有以忠信可尚稱之者

咫尺 天威敢抗顏狡奴情狀太無端侍臣恐

失慙懃意請賜兼銀二百錠

劉海見上欲抗禮給銀千兩喜從

星月蒼茫燕尾亭蒲城刁斗寂無聲三壇半夜

綢繆事腥血銅盤約弟兄

一統山河重紀年春秋書法儘森然不知揭帖

從誰手漏却 天朝正朔編 金昇平以高姑從胡差之言不書年

號只為揭帖許和為宜

晚天金鼓動淵淵信誓分明在兩邊是日王孫

穹幕去那堪春草綠年年 朝廷以原城令降呂君楠王弟為質

幼一危言德耀章一門忠義兩堂堂海東男子

重宸歎日月爭光萬口張 幼一在春坊自書尺疏以達上特

稱海東男子德耀疏論諸宰主和誤國之罪且請斬弘立蘭英等時人謂之日月爭光○幼一

輔德尹知敏字德耀司諫尹煌字

主辱如今未死臣乾坤無地可容身朝來草進

防胡策哀淚紛紛落蒲巾

虜使已退憤懣無聊遂成一律

一死嗟無勇偷生愧此身
亂離仍作客漂泊尙
依人怨起胡笳夕愁連漢水春
望鄉千里外消息苦難真

三月奉使檄島馬上口占

孽虜滔天計宰臣
誤國謀東牕當日事誰雪
聖朝羞

到海州次芙蓉堂板上韻

宇宙風塵暗關河道路難
仗劍憑危檻首陽春色闌

宿神光寺

咫尺禪門雪未融
病夫行役恟寒風
千尋老栢連雲翠
數點疎花向日紅
關塞氛祲誰蕩掃
海山遊賞墮虛空
愁來徙倚城頭望
無限滄溟一眼中

信川郡酬寄尹使君

命之

使君含笑倚梅軒
遠客停驂日已昏
多病不堪當世用
相看始覺此身存
風塵歲月催華鬢
戎馬關山惱別魂
莫問向來多少事
百年名義忝東藩

北津

兵戈猶未定棲棲此何人
西塞無男子全遼八
女真一春長走馬千里少耕民
西事時方急揮
鞭向北津

旅舍偶逢成友

俊考打話

偶逢管餉使仍宿北川津
天地容吾輩干戈老
此身人言空織貝 王事實明神
歷歷西邊事
挑燈更細陳

龍岡途中

龍灣一帶尚胡塵豈意吾生際
不辰忍垢君臣

當此日誓心天地更何人路傍白骨埋無土闔
裏紅顏慟徹旻戰守如今都沒策可堪回首望

楓宸

舟中次接伴使元公鐸韻

夫長海濶縱雙眸羈縶今行得壯遊臣子惟當
安職分丈夫焉得惱鄉愁自憐塵世難青眼堪
笑浮生易白頭鴉軋一聲驚客夢微茫新月滿

汀洲

謾吟

世事堪流涕羈懷對落暉春從前夜去人得幾

時歸報主身空老殲胡計已違夜夜南州夢前
溪漲沒磯

聞奴賊所過多搶殘吟成一絕

官軍頻敗衄胡馬尚縱橫中宵望北斗淚盡血
交零

甌山口占

始覺邊城近仍知節序移關山空勝槩天地八
瘡痍未死當憂國無才可濟時 王程元有限
不敢計歸期

途中有感

卷之一 十一

仙槎館外夕陽低
漢城中芳草迷
表裏山河
防守地
傷心最是浪江西

舟中裁付家書

積水迷茫日易催
浮休人世正堪哀
舟中衾篔
常如鐵病後形骸
轉似灰
縱寄家書嶺外去
誰將鄉信海西來
藕腔離恨無由寫
強作新詩當
酒盃

夜泊雲從島

客睡何曾穩
江天木肯明
愁來仍轉輾
欹枕聽潮聲

再疊

聞道陳鈴轄軍中號令明
留防今政急刁斗已傳聲

晚泊檣島

竟夜涉重溟寒鷄報五更
人如天上坐艤似鏡中行
忠信吾何有波濤自不驚
王程無淹滯知是賴神明

留檣島

大寇何時解元戎幾日回
孤臣憂國淚疎雨總

軍臺

時都督毛文龍領兵向麟山未還



書懷

殘燈垂半壁永夜悄無人久客仍多病他鄉又
送春黃金囊裏盡白髮鬢邊新憂國勞肝肺歸
魂遠紫宸

夢見晉甫

摻手都門兩斷腸鴈行分散海天長分明記得
今宵夢對討朱書共一床

鄭鳳壽金礪器西土名帥也聞余過此來

見遂書一律以勗之

白羽駢弓客風塵意氣豪側身探虎穴堅壁蘊

龍韜將相無今日英雄見爾曹平胡早晚事麟閣紀功高

贈弓鄭金兩帥

不斬名王首誰稱介子豪臨分無所贈爲解腰間弣

刷還東土飢民擄在島中者吟成一絕

半千翳鬼載歸舸放爾東還督府賢却笑書生迂濶甚前頭濟接屬誰邊

病臥甌山憶伯氏

臥病誰相問殘燈獨自親通宵愁不寐神往虎

溪邊

西關吟

莫詫西關勝繁華著處殘當時歌舞地戰骨白
如山

送閔叅判聖徽赴京

滄海元無極鯨波激接天舟行碣石外鞭拂秦
山邊玉帛千年會衣冠萬國賢燕南多慷慨試
和郢中篇

歸去來曲

是秋余自京歸躑躅方茂感物有作名

之曰歸去來曲

我本無心人於世任飄泊一進與一退徑情非
外歸去實無營求來寧爲戀着悠悠復悠悠綽
綽又綽綽歸歟天台下蕭灑數間屋圖書尚無
恙松菊生顏色山自無心青水自無心白萬鍾
亦奚爲一瓢聊足樂無人共此味蒲眼山躑躅

禾村別業在
天台峯下

自歎

九死歸來萬念虛此身端合臥田廬閒中却有
傷心處塵暗床頭舊讀書

禾村幽居

清江一曲少塵烟，閉戶端居便覺仙。
近日朝廷多悔吝，晚年丘壑合盤旋。
丹楓翠竹疎籬外，黃卷青燈淨几邊。
從此機心消去盡，蘆花時傍白鷗眠。

閱盡

閱盡驚濤更險巖，悠悠世路去逾難。
從今萬事都休了，深閉衡門草野間。

閒居卽事

晚覺頤神法，移家近水村。
閒居從我好，幽抱向

誰論疊壁留雲氣殘花帶雨痕元無需世具不
妨倒芳樽

春盡

強欲尋春去其如衰病何無端前夜雨落盡蒲
山花

挽李文

民家

杖屨相隨卅載餘晚情先契未曾踈真襟露出
含盃際雅論冰生講學初夢裏相思千里面病
中猶寄數行書如今夏晷從何處喬木蒼然蔭
舊居

送姜學顏大進之任

清朝雅望蔚嵯峨
瀝血危言啓沃多
暫解皂囊辭北闕
旋紆朱紱赴南衙
行藏有命君安分
用舍隨時我不嗟
此去飄然堪吏隱
翱翔誰與共衣華

挽李立仲禮遵

竹馬從遊早金蘭
托契深半生同冷落
末路任浮沉
幾發憂時歎
猶懷濟物心
良朋嗟已喪
斜日淚盈襟

挽申訓導之問

吾門衰替甚零落幾人存
川院曾同榻禪牕共
對樽浮生如幻夢後死獨傷魂
花樹他年會難
聞長者論

送金伯承

柳綠花紅日正長
臨分携手意茫茫
莫道男兒無別淚
東風吹斷去留腸

三月奉命赴關北
登鐵山關口占一律
昔聞咸關險今登鐵嶺高
溪流多曲折山勢極
周遭方信摧輪歎
誰憑叱馭豪
神州方有事
悵望我心勞

登磨天嶺

踏盡重關去蒼茫日已斜四時長見雪三月未
開花駟路通山頂人居傍海涯敢言行役苦回
首且高歌

安邊道中

去年關西路東風草如茵今年關北路花柳正
爭春連年鞍馬苦不知景物新

鶴湖臺

浪城東畔有仙臺一笑登臨萬念灰欲泛孤舟
尋鶴去不知何處是蓬萊

安邊倅李令公弘聖設酌于駕鶴樓請題

詠仍成一律

千家籬落蒲城開中有高樓何壯哉地接魯連
東蹈海雲迷漢武北登臺神仙底處驂鸞鶴

聖祖初年闢草萊風物有餘身易老憑欄催進
紫霞盃

奉酬李令公

駕鶴樓前日欲殘白雲東指海中山今君已作
玄都客昔我同居青瑣班亂後徒勞千里夢天
涯聊得暫一歡相逢欲問長生訣萬事其如鬢

雪斑

登樂民樓

拂劍高歌逸興催
樂民樓上暫徘徊
乾坤日夜扶元氣
萬古東溟水一杯

送宋僉樞克訥朝天

啣命丹墀下乘槎
碧海津孤忠萬里路
賀節一陽辰
夷險須安分
馳驅肯顧身
鴈原相送淚
為子更霑巾

挽崔重吉詰

洛山明而秀
洛水清且漪
山水鍾精英
孕出奇

男兒個儻有大志如馬脫重鞿俯視世俗偷慨
然慕軒羲茂先辨物博子雲識字竒千古百家
語貫穿無餘遺雄詞肆滂沛筆勢何淋漓豈無
濟世策耿耿空自持瓮間數斗酒憤世如狂癡
笑傲天地間知音更是誰昔我風塵裏逢君許
相知聯袂流離際共被對眠時秋詠小山桂春
開清夜卮語我太極竅宏博真吾師游騎失太
遠我言亦不差切切相規義金石不磷緇別來
幾多時歲月秣馬馳居然二十載無計相追隨
君棲白雲壑我受紅塵羈顛仆困泥塗屢被吾

子嗷邈來風雨惡世路何嶮巖行將謝塵氛與
子同棲遲此志未及諧人事奚至斯崑璞不見
採幽蘭未秋萎洛路忽幽音一慟雙涕垂君是
達理者一死未須悲白髮雙親在子子去何之
抱病違執紼慚負恨無涯

憶弟晉甫

滄海乘槎遠孤城掩戶幽去留俱萬里離別又
三秋步月何宵思看雲此日愁杜陵詩數句爲

我弟兄酬

思一本
作恨

出都門

已已

遲遲行色出都門
歸路茫茫鎖凍雲
回首終南山漸遠
不堪哀淚落紛紛

得晉甫書知已渡江喜而作

池草三更夢驛梅
萬里書春風西塞外
消息復何如

生朝感懷

今日吾初度劬勞
母氏辰無窮風樹感
悲涕坐沾巾

洛中次金谷窩

榮祖鶴湖

奉祖兩友韻

斗祿非吾願青山有舊盟
故園秋正好歸興夢

中驚

原韻

早歲君民志中年鷗鷺盟佳期成晼晚中夜

壯心驚

忌窩

久臥憐同病雲林負素盟居然歲已晚不覺

旅魂驚

鶴湖

挽李敬亭令公

民歲

夫子適來世高名衆所推學該萬物象文起三
韓袞雲錦製爲裳瓊佩何陸離昏辰曾卓立清
朝暫高馳銀臺罷出納林巷樂棲遲蕭然圖書

室欹枕看戲兒隨分理舊業寄興題幾詩伊我
幸同鄉少小相追隨德言類八耳藥石砭狂癡
秋初余赴洛慙懃寄短詞隋珠耀白日文字多
古竒南北湫雲樹離懷自肝脾何知數句語便
訣幽明爲無命位不大有才志莫施空餘風月
在灑落見清儀他日還鄉并有誰更切惻懷祿
負匍匐俛仰多忸怩遙聞葬有日千里空緘辭
辭將涕淚去爲公復爲私

瓊佩一
作蘭佩

江亭咏懷

風櫺徙倚縱雙眸天欲窮時地欲浮少日工夫

惟帶劔暮年心事獨登樓
千山亂雪三更夢一曲
長歌萬古愁歸計祇今成
晚晚不堪吟罷更搔頭

馬上口占

君恩未報身多病扶筯歸田
道路長回首長安何處是
暮雲殘日兩微茫

渡懷德城江

石走知風急冰堅覺雪寒
征人迷去路斜日掛

前山

寄呈襄陽使君四首

邈彼滄海東實惟神仙窟
侏宰豈易得吾公有
道骨高臥未經旬政聲已超越
葆真獨內觀精光吸日月
安期倘相問報我今華髮

會合能幾時世故不可道
海嶠隔清漢孤城傍絕島
嗣音路已夔惜別心如擣
獨有盈樽酒慙懃慰所好
杜門祇自憐安知我衰老

政教聖所重家國豈異本
民情大可見柯則亦不遠
治亂竟何常人和在布
悃風俗貴一變世道足
回挽願侏迂儒拙毋爲
俗吏狠吏道何其難臨
臥敢不愼無謂海邑陋
十室有

忠信太察戒傷明令急慎招各所貴惟絜矩中
和爲大順佇聞政化成遠近流芳訊

歲行盡矣天道好還而環顧平生無一事

粗酬已分遂吟一絕以自悼

孤燈永夜不成眠點檢平生却悄然枉費許多
閑歲月白頭何事又新年

除書到日吟成一絕

年來已結鷗鷺盟老去猶存大馬誠進退如今
俱不得堪憐見道未分明

幽谷途中

驛亭微雨晚來晴
虛負西疇十畝耕
自是 聖朝恩數重
白頭寧復戀功名

與裴都事

尚益

洪撫髭 集舟中口占

千里長江片帆開
終南山色碧崔嵬
沙鷗自是忌機物
應笑斯翁謾去來

挽金持平

奉祖

奎運關山南賢士
彬彬出公家
九弟兄箇箇金玉質
聯床日探討
白眉尤特達
餘事乃文章
擣染前修烈功名
豈所屑
晚來始嵬擢
平生補衮志
戴豸何諤諤
偃蹇非臣分
隨處思盡職
余在

結髮初一見心忪惚有時拈話頭如入芝蘭室
長安去年冬雪後風凜冽擁鑪客牕前蕭然雙
白髮少時我何愚老大公逾傑我欲退耕田公
猶志拯溺我笑公亦笑閒談竟一夕那知此日
別便作幽明訣百年儘朝菌萬事同風燭旅櫬
千里返天意不可測乘黃嗟已矣何處儲華國
老夫空嗟惜題詩和淚墨

挽李秀才

文圭

蒼石先生我所尊早蒙獎誘開昏癡大兄因與
托晚契飽聞君是男兒竒文章磊落及元古庶

起東韓千載衰青松萬丈合棟樑荀氏八龍稱
白眉江陵山水佳可賞子長之遊心所期吟鞭
一拂嶺東雲豈知鬼物還相猜蘭摧荷折不待
秋慘悽丹旌天一涯人生到此那堪說天理茫
茫不可推哀詞欲寫淚先下坐對落日風淒其

挽金而靜

允安

夫人

素與夫公好從聞壺德賢齊眉婦道順主饋母
儀全落日窺塵鏡淒風動絕絃舊時鷄黍客題
挽一悽然

送別

門前烟柳綠依依送子今朝拚一枝征客催鞭
登遠道主人摻袂問歸期正當宋玉悲秋日又
值蘇卿惜別時莫遺音書長斷絕時因南鴈慰
相思

月夜

蟾光此夜十分明上下乾坤白玉京王子弄簫
乘鶴去夫風吹散步虛聲

夢中作

塲短彭脩只一間不須忻憾死生間朝聞夕可
宣尼訓惟在熊魚取舍間

覺後又吟一絕示兒輩

絕筆

道非虛寄寤冥間
不出吾人日用間
却向平平蕩蕩去
分明至理在那間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二目錄

疏

陳時弊十條疏 丙寅

一用賢良

二擇守宰

三收人心

四厲風俗

五納諫諍

六決壅蔽

七慎庶獄

八省冗官

九均田賦

十修軍政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二目錄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二

疏

陳時弊十條疏 丙寅

通訓大夫司諫院正言臣申達道誠惶誠恐百
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殿下天縱聖德神
授英謀躬定大難手振宏綱勵精圖治四年于
茲矣而治具之漸張者未見其日進而但見其
日退旁招俊乂禮遇賢士一時人才皆立於朝
而同寅之效蔑如掃除煩苛洗滌貪污十年弊
瘼盡祛於民而安集之期邈然念軍兵逃故之

弊則設汰講劄號牌而只增騷屑之端虛簿尚
多憂儲蓄匱乏之患則立裁廳減貢膳而徒有
夏張之名實效未著稽衆察邇每切自用之戒
而言官論事動觸批鱗之怒克寬克仁屢下惻
怛之 教而有司峻法釀成羅織之禍紀綱頽
廢壅闕猜疑之習生焉政教鮮弛矯巧躁競之
風滋焉以至天怒於上變異層生民怨於下饑
饉荐臻此皆衰季之例患危亾之已迹而 朝
廷之上未聞有長慮却顧敕厲而救正之益張
虛文修飾外貌上下憂勤者不過蟣蝨細務朝

夕可否者只是簿書常程大官悠悠小官泛泛
歛手相顧一事莫措遂使 祖宗鞏固之基中
興丕大之業日入於委靡渙散之域而莫可收
拾是豈 殿下初心所期而亦豈臣民所靳望
於 殿下者哉臣職忝言地目擊艱憂區區憂
愛之心不以疏逖而自外膚淺而自沮謹以私
嘗講究於中者條列于左曰用賢良曰擇守宰
曰收人心曰厲風俗曰納諫諍曰決壅蔽曰慎
庶獄曰省冗官曰均田賦曰修軍政凡此十者
皆經國之要道救時之急務然其振發施設之

機宜在於 殿下之一心故茲敢掇拾古聖賢
心法之要修省之實忘其僭猥申告于終伏惟
聖明垂察而進退焉

其一曰用賢良臣聞王者建官分職任賢使
能乃所以共天位而治天職也從古人君
莫不欲求忠以自裨舉賢以自佐然苟無
道以照之則鮮有不以賢為不肖以不肖
為賢而好惡反常舉措倒置國之不底於
亂亾者無幾矣方今用人之失有二焉曰
黨論也曰物議也才難之歎三代猶然顧

今衰世人物湫然雖使一時賢雋俱收并
蓄奔走率職尙患不克有濟况分朋立黨
互相傾軋不問事之可否言之得失而同
於已則引進之如不及焉異於已則排斥
之無餘力焉九疑阻於咫尺瞿塘起於平
地在上之人眩於是非雖欲擇人而賢否
莫辨當事之士疑於見敗雖欲報國而才
智莫展此則黨論之弊也近日 朝著之
間又有一種物議之說不知唱之者何人
和之者何人而每當注擬之際輒以物議

爲口實除某爲某職則必曰物議如此陞
某爲某階則必曰物議如彼今之所謂時
望者專出於物議清顯之選亦由此路然
是之者未必皆是非之者未必皆非用之
者未必皆賢舍之者未必皆不肖亦有無
甚高下而別之太苛無甚利害而爭之太
銳此則物議之弊也夫以我國至拙之人
才黨論以病之物議以乖之應窠塞白不
合不公無怪乎上有願治之主而下有不
遇之士也臣伏觀近日大小除拜多出

特旨廢朝之轍其忍蹈之耶國家之官人
猶權衡之稱物其柄在於銓官非人主之
所得以任情低昂者也設使揚仄明明量
才而授之已失任官擇人之義况其實未
必然而前後所親除非戚畹則勲貴孰
不曰殿下辟於親愛欲其榮顯而信任
之乎苟不猛加懲省則夤緣曲徑無所不
有希世取寵者接跡而進潔身修行者識
微而退將何以明公道而服衆心革宿弊
而防後患乎唐太宗責龐相壽曰我爲四

海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此可爲後世人
主之法程也伏願 殿下務盡窮格之學
克去偏係之私洞達光明廓然大公無有
纖毫之翳而於其所惡者必察而知其善
焉於其所好者必察而知其惡焉如其才
也賢也無論彼此舉而用之苟其不才不
賢則無論疏戚擯而斥之錄德而正位隨
材而授官洗朋黨潰裂之習振流俗委靡
之論則王褒所謂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
精會神相得益章者不難致矣以今日之

人才了今日之事業尚何憂哉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宗社幸甚

其二曰擇守宰臣聞親民之官莫切於守宰所以導上德意致之於民者也夫君之於民有父母之道焉苟不得人以任之則雖有哀傷之念惻怛之政而上下否隔邈然不相接椎剝之禍反至於率獸而食人可不慎哉反正之初特下哀痛之教痛滌貪饕之習庶幾吏得以戢奸民得以息肩

而掄選之不公依舊濡染之宿習尙在今
之爲守宰者率多殘酷放縱爲能事抑勒
集辦爲長技顧於急征橫賦之外更括龜
背之毛上所以厚饋遺而結權貴下所以
廣田宅而侈服御者皆出於殘氓之脂膏
而恣意剝剝甚於曩日使窮閭無告之民
流離失所號泣道路而莫之恤焉是豈盛
世之所可忍爲者哉伏願 殿下宜令卿
宰二品以上無論時帶與罷散搜訪經術
才器可堪牧民者各幾人每於歲首從實

八 啓而列書所薦人才行於一冊仍籍
其舉主於其下守令有闕則出付銓曹例
以被薦人差遣而俾專其任勿責近效所
舉之人如其賢也增秩而褒獎其薦主苟
其不才也以其人所犯之罪并罪其薦主
則明試之下孰敢徇情容私自貽身禍乎
旣又嚴飭方伯明其黜陟之典類遣御史
考其能否之績賞罰不爽撫摩得宜則驕
橫囁噉之習因此可戢而廉簡循良之治
庶可得見於今日矣漢宣帝時郡吏有治

理效者輒以璽書勅勵賜金增爵唐太宗
手疏縣令姓名於屏風著其善惡以備黜
陟二君爲民之心如是誠切故漢唐良吏
於斯爲盛有非後世之所及也掄選之法
旣精勸懲之道已至而民安得不寧國何
由不泰乎朱子之言曰四海之利病繫於
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繫乎守令之賢
否惟 聖明之留意焉則 宗社幸甚臣
聞古者立刑必先施於贓吏蓋以贓吏之
爲患甚於酷吏之肆虐先去贓吏猶除草

先去其根也近日贓律鮮弛方伯連帥未
有以貪污聞者雖有之鞠治未竟旋卽收
用爲貪吏者將安所懲艾乎蓋我朝贓
律本峻以私用五斗米爲犯贓如此則舉
世守令皆是贓吏安得人人而罪之哉

祖宗之法雖不可妄議今姑輕其律而重
其罪苟麗于法不少饒貸擯逐而禁錮之
不齒簪纓之列則實爲戢貪激廉之要道
矣并乞財擇

其三曰收人心臣聞人心之於國家如魚之

有水也燈之有膏也魚無水則死燈無膏則滅人主失人心則亾古之興王不畏乎方張之賊勢而深畏乎至微之人心者誠以內潰之禍甚於外侮也頃者國運中否政昏刑亂八域磬磬皆懷離散之心幸賴我 殿下奉天順民撥亂而反之正表著彝倫剷除兇穢是其一着有足以厭服人心故內而都城旬服外而遐荒僻村凡有血氣者莫不歡忻鼓舞以爲已歸感應之速捷於桴鼓蓋國家之興亾決於人心

向背者不可誣也顧今天命之眷顧方新
民情之漸向已切其於收拾撫摩之道不
容少緩而竊觀 殿下求治之誠漸不如
初政令施措之間所以失人心者多矣

改紀之初教諭中外凡干貢賦逋欠一切
蠲免御供方物亦令裁減而 教墨未乾
徵歛依舊此失人心之一也武王散鹿臺
之財而人心胥悅德宗剗瓊林之庫而民
皆怨叛富有一國又蓄私藏非盛世事也
內需司之弊 殿下之所親見而至今未

革此失人心之二也不擇守宰到處貪虐
此失人心之三也爵賞頗濫刑罰失中此
失人心之四也號牌之設所以搜括閑丁
而久散之民厭其羈束惡誹 朝廷真所
謂不度時宜輕犯人心者此失人心之五
也凡此五失皆足以亾 殿下之國而今
之當事之臣又從以變易舊套排置新規
施行無漸而過於峻急規模未定而傷於
煩瑣使新經塗炭之民疑懼脅息不得自
安苟不及時收合則民心一去莫可挽回

此臣愚所以私憂過慮仰屋而長吁者也
伏願 殿下急召大臣與之商確焚積逋
之券罷私蓄之藏凡苛政虐斂之民所不
堪者悉除去之使貪官污吏不得藉手侵
虐而又於御史之行考講號牌務從寬大
不至大拂民情則德音所暨遠邇風動變
呻吟爲歌舞只在一轉移之頃矣朱子之
告宋孝宗曰陛下者我宋之盛主而今日
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焉則
祖宗之遺烈齋宵不復有所歸心矣 殿

下之今日亦豈非大有爲之會而不可失之時耶傳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惟 聖明之留意焉則 宗社幸甚

其四曰厲風俗臣聞爲治之道當以正風俗爲本而欲正風俗惟在乎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惡之可羞而必去也夫四海之兆民至衆人生之意欲各殊苟非在上之人總攝而整齊之教之以孝悌導之以禮讓使之各自務奮更相勸勉則舉一世靡然日入於苟偷卑陋之域而不復知名

節行檢之爲何事可不念哉我國素號禮
義之邦而自經廢朝昏亂之後世道極於
澆漓冠裳變爲禽犢因仍苟且漸漬成風
終至於夫理熄而人倫絕有識之寒心固
已久矣 殿下慨然有挽回世道之志

反正之初擢用儒賢抑浮靡之習興廉讓
之風凡像彰善瘴惡之政靡不用極古聖
王明倫善俗之治庶幾復見於今日矣然
而風俗之不淳由於道學之不明道學之
不明由於教養之無素教之無法養之無

度而遽望其德化之成者是猶不浚其源而欲澄其流不端其表而欲正其影者也臣竊以爲三代學校之法雖不可盡復略倣程子熙寧之議發遣近侍于諸路與方伯守宰悉心推訪先擇學明德尊爲世矜式者爲太學之師次選篤志好學可進於善者入于太學而其教自孝悌忠信至於周旋禮樂其道自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其學自經傳子史以及於洛建諸君子之書皆要循序漸進講明義理不爲外誘

他技之所撓奪而學官以時相接察其賢
否考其勤慢經明行修者第其上下而薦
之朝業壞行虧者從其輕重而黜之齋外
方則擇其罷散文官及生進中博聞躬行
可堪師表者爲列邑訓導擇士之法居齋
之規漸摩成就之方一依太學之制而皆
以勵廉耻興禮讓爲本道臣每於春秋行
縣之日親接諸生以試其才學詢問長老
以採其公議歲薦其賢者能者於朝自上
又爲之親策發問訪以治道如兩漢選舉

之法以次升用而或有不中其選不稱其職者道臣學官辨施誤薦之律則勸懲之道明於上觀感之效行於下不出十年風淳而俗美治化之隆可坐而致也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斯無邪慝矣惟 聖明之留意焉則

宗社幸甚臣竊觀呂氏藍田鄉約旣經朱子增損近世先正臣李滉又爲之因時參酌節目詳備規模纖悉夫有補於化民成俗之方臣待罪全州時以驗之一方之義

謀諸父老將欲舉而措之條約已成而旋
卽罷歸私心恒切慨恨 國家不以風教
爲念則已如欲激厲而振作之其淑人心
扶世教之道莫要於是書請 令廟堂印
頒中外知委各官擇定約正直月而一依
科條次第施行則爲善者有所勸爲惡者
慕所懲不待刑賞黜陟之一一加於其身
而自有回淳反樸之效矣伏乞 聖照
其五曰納諫諍臣聞濟美由乎納諫虧德由
乎自賢蓋入君以一身而御兆民之衆以

一心而應萬機之煩其聰明思慮固不能
徧察而周知故設為諫官廣開言路使之
達上下之情來天下之善此大舜之好察
邇言成湯之從諫弗拂所以為帝王之盛
德而萬世之師法也苟或肆然有自聖之
心壓視羣下喜同而惡異則迎合苟容之
輩隨其喜怒探其向背同聲和附莫之敢
矯馴致覆亾之禍而不自覺悟不亦可哀
之甚乎 殿下臨御之初恭以接下聽言
如流臺閣之臣莫不欽仰歎服知無所不

言言無所不盡矣夫何比年以來虛受之
德日退厭聞之病日深凡於進戒之言正
事之論終未見翁受敷施之盛而或有一
言涉於忌諱者輒下嚴峻之批頃日之
教有曰循私苟充有曰臺閣無人甚至
不從物議特命遞去今之居臺閣者固
未必皆是其人而其所論列亦豈無絲毫
裨補哉設使風聞不的措語失當惟當虛
心平氣開譬曲折以示優容相可否之意
不宜震之以威怒加之以聲色摧折之沮

抑之若是之甚也 嚴旨一下人皆解體
惟懷立仗之戒莫效犯顏之義雖使危亾
之禍迫在朝夕莫肯有爲 殿下開口盡
言者其爲 聖德之累明政之失當如何
哉伏願 殿下克察自聖之失痛絕好勝
之念坦然開懷不憚自屈諒言者嘉之訐
犯者義之愚賤者怒之狂誕者容之有轉
環之美無逆鱗之患則今日立 殿下之
廷者孰敢不竭精畢思樂告以善道乎凡
於臺臣論啓之際或有槩於 聖慮者便

當議于大臣詢于百官反覆論難務歸至
當使嘉猷罔伏幽隱畢達則天地交泰上
下同志庶可以扶傾補破拯濟艱屯矣伊
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惟 聖明之
留意焉則 宗社幸甚臣聞古之言官各
自論事故人得以盡懷今也不然凡有所
啓府使持簡通徇問諸臺必待歸一然後
啓之故動被拘礙閤端層生朝著之不靖
未必不由於此令臺臣除非大段舉措朝

議僉同者勿爲合啓各自陳啓得與侍從
官陞 殿口陳反復詳盡則言不矛盾事
無忌諱讜論日聞於上而委靡之風乖激
之習一舉而可革矣并乞 財擇

其六曰決壅蔽臣聞血脉通而後榮衛和天
地交而後生物遂爲治之道何異於是未
有上下交孚而其國不治者也亦未有上
下否隔而其國不亾者也臣不必遠引前
代試以廢朝時事觀之朝廷之令不行於
州郡閭閻之情不通於廊廟上澤不究民

志不八而互相猜疑禍不旋踵此正今日之所當鑑戒也 殿下臨御以來勤恤民隱無微不燭惟恐一夫之不得其情一事之不得其理而各司壅遏之弊至近日而彌甚原其所以爲弊則專由於官員之數遞胥吏之專擅也方今大小之官朝改夕遷無異傳舍之過客而吏胥得以根據於各司傳子傳孫世執文簿故大而政令法制小而體貌規例皆出於吏胥之手官於其間不過聽其指揮循例塞責而已於是

乎遠方呈訴之民諸路上納之吏莫不奔走先容於胥吏之家而爲胥吏者不問事理之曲直不辨物品之精麤濶狹操縱一惟賄賂之多小以言乎聽理則非理而得伸者有之而厥或有旣伸而復屈者以言乎收布則準尺而點退者有之而又或有旣退而還納者折受關牒橫行於諸路免賤公文堆積於民間詭秘如鬼蜮機巧如蜘蛛甲令乙科隨手高下前比後例任意據援其秕政蠹民之害無所不有而長官

未之察焉卽廳莫之禁焉各司成牟利之
場而國家作蓄怨之所如是而法令安得
無壅闕之患民情安得無湮鬱之歎哉伏
願 殿下深監于此弊凡厥各司之官必
慎必簡必久其任灼知本司之緩急本末
利害優否而洞開衙門逐日視事使遠方
之民皆得自達雖微細之事一皆斷以已
見則吏不敢恣其瞞弄而弊源自塞民志
方通沛然德教溢于四海矣書曰匹夫匹
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惟 聖明

腹悞外生文集卷之二
一
之留意焉則 宗社幸甚

其七曰慎庶獄臣聞獄者民命之所繫也
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故古之聖王
必有法外之意糾之以八刑使惡者知所
戒宥之以五典使犯者有所悔仁愛一念
有足以壽國脉而綿歷年矣後世則不然
一切陷於申商刻薄之術而專以桎梏刀
鋸爲肆威濟惡之奇貨故民無所措手足
而國隨以亾嗚呼可勝痛哉廢主之所以
促亾者非一而其實由於嗜殺探情於未

然致疑於難明 先王骨肉戕殺殆盡前
朝耆舊屠戮無遺甘心快意極其淫刑而
後已此我 殿下之所目擊而心傷者也
改紀之初以寬代虐哀矜之意形於辭
旨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四方之人莫不感
服我 殿下仁心仁聞而執法之官猶不
能將順 聖意惟務刻深使其情節稍圓
文案粗備則雖顛倒是非出入死生莫之
察焉故箠楚之下不無橫罹之慘囹圄之
中尚多冤枉之魂且以近日大獄言之幾

倫之元惡巨慝既已伏誅矣其餘始與同
事而終爲立異者本心不然而隨波叅論
者館學儒生被脅陳疏之類雖其罪目多
端負犯至重而一言以蔽之曰脅從之徒
耳旣誅渠魁則凡係連坐之屬宜置勿問
之科而法府之推覈紛紜臺官之論啓崢
嶸逮捕誅殺殆無虛日收財毀家氣象愁
慘殊非王者好生惡殺之盛德也又况昏
朝時附托往來於羣兇者何限或以名微
而落漏或以事久而遺忌雖免誅戮於一

時固已不安於乃心而查案未了連累寔繁處處屯結皆懷疑懼安知無不測之禍難救之患潛伏於隱微之中而卽國家不幸有外寇之至此輩之乘機煽亂勢所必至爲日後蕭牆之憂庸有旣乎漢路温舒之言曰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夫以漢帝之寬仁尙有匹秦之失者舊習之卒難變也伏願殿下痛懲前轍務用寬典明勅有司必加審慎俾無橫罹枉死之患而至於鞠迎一事尤宜及時裁

斷無少淹滯凡在竄謫者如非應死之罪
悉爲蕩滌放歸田里使人人皆得自安而
更勿以癸亥以前事提起於彈章則人孰
不悅 殿下包容之德而感 殿下欽恤
之意乎臯陶之告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惟 聖明之留意焉則 宗社幸甚
其八曰省冗官臣聞任官者寧以事勝人無
以人勝事蓋國家之有限者官而其無窮
者事也以有限之官處無窮之事而專而
行之則不足兼而行之則有餘三代以上

官簡而能治者以其因官分職而事無不理也三代以下官多而不治者以其職任繁瑣而無所統屬也恭惟我朝官方略倣唐宋之制上自公卿下至百執事莫不各有所司而中因國家多事措置乖方備局出而政府僂成閑司都監設而本署反歸剩官提調總管爲兼帶之空銜僉正郎廳爲苟充之虛位其他不緊衙門無益官員歲增月加重三疊四政權分移而責無專歸遞易頻數而事無成效長才異能

之士自知不久而莫肯盡心關首駑下之人亦得備數而無所歛爲恬嬉成習苟度時日才與不才皆爲冗食於官而已設使盈庭百僚隨官盡職猶有建置太繁之患况於無大無小舉皆無事而食之者乎古之爲仕者什居其一今之爲仕者什居其九科舉之類設甚於曩時蔭窠之積滯極於今日官員愈多而仕路愈狹仕路愈狹而爭者碎額士大夫爲子弟求祿無異飢者之求食廉耻由是而日喪紀綱由是而

日紊經費由是而日縮若不及時變通斷
無致治之望臣意以爲閑司之可并者并
之冗官之可除者除之各司只存長官一
員郎廳二員而郎廳則令長官自擇雖不
如虞朝之久其任漢世之倉庫氏而各專
所司不輕遷改各治所掌不相侵越使當
官者一於其職而以匪躬爲務授任者久
於所守而以成功爲限則官有定制祿無
妄費朝綱自立而政無不舉矣苟得其人
一夔足矣何待乎十羊而九牧乎且各司

吏胥元無定額故奸細之類爭相投附操
弄刀蹬殘虐生靈無所不有而外方殆有
甚焉近世贓賄之狼藉皆吏胥之所助成
也亦宜簡其額數嚴其法禁使不得任情
售奸則民受一分之賜矣魏蘇綽之言曰
善官人者必先省官官省則事省事省則
民清惟 聖明之留意焉則 宗社幸甚
其九曰均貢賦臣聞勤耕力穡出粟米麻絲
以事其上者民之職也分田正界定上下
貢賦以業其民者上之政也民不可食其

無稅之田上不可責其無田之稅故古之
聖王爲之行什一之政立萬世常行之規
孟子所謂多則桀寡則貉是也我國田制
分等定稅上上一結收米二十斗下下一
結收四斗貢物則因乎土產蓋亦三代什
一之遺意而不幸燕山荒淫用度侈靡毀
先王之制而加賦於民加以廢朝貪虐
大興土木驅催科歛取辦登足貢物之多
至倍於元稅民生之塗炭於是而極矣惟
我 殿下宵旰憂勤念切惠鮮深講拯救

之策屢下蠲除之 令殘氓之積年沈痼
至此少愈而猶未能涵濡 聖澤遠脫水
火者非但因循踵謬之弊終歸於文具原
初結役之法不念經界之一定惟患定賦
之不均故分等打量地有所濶狹逐歲踏
驗稅有所增減中間許多操縱都在踏驗
書員之手而豪右兼並之習日滋月深恣
意偷脫反無量田定結之意况自兵火之
後 朝家以民田多有隱漏只據癸卯量
案而責其還起事目嚴峻各邑恟於生事

不得已以還起之數分排於民結見案之內故依例收稅者不免加徵而容私見漏者終無鉤覈此民之所以不堪重困而盼盼之怨甚於曩時者也臣愚以爲古者井田之法旣未能追復則略倣周家百畝之制董子限田之議而加損益焉經界則八域田制皆從百畝私田則一戶所領無過五頃均施尺量以防其滲漏嚴設科條以絕其兼并使貧者有以自立富者不得專利而計其百畝所出之數用以均乎什一

之稅則恩意聯屬姦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雖不追復井田之制井田之實自寓於其中矣今之議者以本國水土不平經界難成爲辭然嘗聞程子之言曰地形雖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實無不可行者苟用此法矣則設使置井於國中固不妨於定界况此百畝之制比井田尤似便易不過因地而計步計步而定畝而已何患水土之不平而經界之難成哉此其事體至大

而條目叢細類非一言之可盡然其制則合於先王之道其事則易於今日之行惟在我 殿下斷然行之之如何耳無已則宜令列邑守令須及今年收穫之後來歲耕作之前親執量案出入田間逐庫查櫛從實執結俾無無田徵稅有田漏稅之弊而罷書員踏驗之法復大典災傷之規則民稅庶免偏重吏奸或可少防不至於如今白地勒歛坐致民怨也至於貢物之定雖因土產而爲之然京司分定於諸路諸

路分定於州縣州縣分徵於民戶而物品不齊分數無度故貪胥猾隸夤緣徠奸稅外之徵科外之歛有不可勝言况其土產與五穀有異隨時變遷有無無常往往倍價轉貿於遠方者乎又况上納之際或被點退貸用月利更徵十倍之稅者乎往在宣廟朝相臣柳成龍深知其弊建請罷貢俵米其言曰諸道方物之數從田結均定俵米皆令輸到京倉計物定價如濟用監進獻苧布之例使有司賀用民力均平

而所出如一此誠今日救民之良法也宜
命籌司先計諸路貢物及中外各項支用
而執其總數然後凡民間田結所出者分
遠近多寡而差等作米分俵諸色詳加均
節因今大同事目而通行於國中則邑不
殊制民無雜役至公而正至簡而要庶可
行之百世而無弊也傳曰仁政必自經界
始又曰變化則可善理惟 聖明之留意
焉則 宗社幸甚

其十曰修軍政臣聞兵者所以禁暴而止亂

守國而固國者也御敵之道在乎兵御兵之道在乎將將失其人兵雖衆不足恃也兵失其制將雖智不能用也我國兵制八道各官皆有鎮管謂之兵馬節制使蓋其立法本意平時則鎮管之邑爲主鎮而檢勅屬邑依法組鍊有事則各率所屬之軍鱗次整齊以聽主將約束一鎮雖或見潰他鎮次第堅守或扼其前或躡其後或撓左右賊雖乘勝不敢容易衝突此乃宋時汪立信分闡御胡之遺議也 祖宗經遠

之圖纖悉如此而中世以後一切廢隳各
邑守令謾不知金鼓之爲何物擊刺之爲
何事及夫徵發之日則別擇精銳先爲自
衛之謀搜括老殘苟充隊伍領送於巡邊
使防禦使助防將等處夫以東西烏合之
卒分屬於遠來新差之帥編伍之際面目
不熟節制之間情意未孚了無殊死力戰
之意惟懷覘機脫身之計賊騎漸迫砲鼓
相聞則鳥驚獸駭土崩瓦解終至於莫可
收拾此前亂已然之迹而臨急必至之勢

也又况邊軍留防所以待緩急之用而今
之爲闔帥邊將者執簿計名放番收布以
爲奉權貴逞已私之資其留鎮者則督以
難堪之役責以難辦之需使之煎熬於膏
火之中入非木石何以支保及其後番則
相繼逃散及其逃散則侵及族隣禍患蔓
延無有紀極悲痛愁苦冤呼徹天噫平居
而有怨上之心臨亂而無死長之義何足
怪也 殿下與當事之臣排羣議而行號
牌者豈非爲逃故族徵之弊耶今若不擇

邊帥不革其弊而惟務充定則只添將領
之筐篋而無益於備邊今日充定而明日
便成虛籍真所謂不揣其本而欲齊其末
者也方今內難甫靖外寇方信旄頭動耀
厥象尤懔凡係備邊之策不容少緩而軍
政之破綻踈濶一至於此是豈可不爲之
寒心乎臣愚以爲修復諸路鎮管之規則
軍制可以定矣勿收邊軍除番之布則民
怨可以紓矣惟騎兵步兵水軍外各色軍
名之添設者一切革罷則軍額可以實矣

勿論騎步水軍優給保人兵裝戰具使之
并力措辦則器械可以精矣夫然後明敕
執事極擇武臣之可堪牧民者文臣之可
堪領衆者分爲州縣之長管內軍兵皆令
親自簡閱輕其徭役以厚資活之路課其
騎射以養勇敢之氣申之以約束結之以
信義脫有警急各自領軍赴戰則恩威素
立將卒相孚赴湯蹈火死有不避攻之則
有百戰百勝之氣守之則有撼山不拔之
勢子路所謂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者非斯之謂乎至於束伍軍皆是公私
有役之人也既有身役而朔望試射春秋
操鍊之節與元軍無異其爲懇苦宜倍於
元軍矣束伍如不革罷依騎步例以號牌
餘丁亦給奉足俾有所賴然後民心少可
慰悅警動奮發之機亦在於此矣書曰惟
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惟 聖明之留
意焉則 宗社幸甚

臣歷數當今之務大略有此十者然若或
規規於革一政之失矯一事之弊而不知

大本之所在則一時所爲雖或偶合於道而規模布置紛紜舛錯畢竟卑近而無足觀矣臣旣發端於前請究其說而陳之臣聞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有得正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此也雖然人心之所以常患於難正者私欲害之也而若夫人主之心其受攻於物又萬倍焉廣廈細氈啓宴安之漸姦聲亂色

導侈淫之端左右便嬖起讒諂之釁四方
珍怪開驕佚之塗凡可以蕩情而溺志者
紛然前進膠擾於方寸之間苟不防之於
至微杜之於未然則駸駸誘入轉轉沈痼
穢德日聞亂亾隨之故古之聖王莫不持
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
地而未嘗小放於方寸之外大舜之精一
成湯之建中文王之翼翼武王之無偏無
黨乃其傳授旨訣而非窮理以擇之主敬
以守之則無所攷據而指循也故孔子首

發格致誠正之論子思孟子繼有明善誠身之說而有宋朱子又爲之章句或問推明孔孟之遺意其告孝宗之言曰爲學之道莫善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蓋其爲說節目詳而地頭不遺本末該而工夫有序不離乎卑近淺小而實有高深遠大而無窮者存焉其所謂不獨韋布之士所當從事雖帝王之學殆無以易之者誠至言也恭惟

殿下爰自初潛以至爲君仁孝恭儉之德
聞於四方奮發乾剛迓續大命扶彝倫於
旣斲存 廟社於垂亾則 殿下之立志
不可謂不篤矣昧爽丕顯對越上帝內無
聲色之娛外絕遊田之樂則 殿下之居
敬不可謂不密矣引接臣僚講論經義不
以盛暑而或廢不以微恙而暫輟則 殿
下之好學不可謂不勤矣夫以我 殿下
仁孝之姿篤實之志居敬勤學之工又如
此則庶幾 聖德日隆至治可興而自古

人君常患於有始而無終始勤而終怠者
其病皆在於心不能純一不審淵涓蠖濩
之中體天謹獨之工果能真實而無虛僞
之雜悠久而無間斷之時乎此則 殿下
之所獨知而非臣踈賤愚昧所得而妄測
者也然竊自退省於施爲運用之際則求
治之意雖切而端本之工全踈私意根柢
未盡芟刈義理路脉未盡恢拓善惡邪正
之幾未盡判焉是非得失之辨未盡精焉
因循荏苒苟度歲月了無尺寸之效可以

酬 聖志而慰人望者苟如是則非獨不
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
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此臣所以爲 殿
下惜之而以 殿下平日嚮道之心亦必
穆然深思慨然長吁不勝其憂懼者矣臣
愚不肖誠願 殿下深留意於舜禹文武
相傳之緒孔曾思孟立言之旨而於朱子
之告宋孝宗者尤加謹焉先就六經之文
以究其精微之義旁及歷代之史以驗其
得失之跡且將洛建諸君子之書朝夕遮

眼細心細繹以盡其旨義歸趣之所極要
使心地開明義理昭著而清閒燕逸之中
必存戒懼之心思慮應接之際益加省察
之工念念提撕件件兢業剛健而不已誠
實而無間則自然行解相資動靜交養大
本立而達道行體用合而物我一充積發
越薰蒸透徹百度之貞風化之美皆可因
此而推之矣此中和位育之極功體信達
順之成效而臣之所陳十條特其舉措之
具耳何患乎難行哉臣素乏識務之才又

無適用之學上下論列膚淺支蔓不足以
裨補涓埃然古聖王進德修業之要出治
行政之實初不外此 殿下苟能深納臣
言得其要而盡其實焉則天德王道體用
俱全不勞施爲不動聲色而措一世於唐
虞三代之隆惟 殿下念兢懋兢臣無任
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嘉爾愛君憂國之誠條陳十事
無非至論而末端所言尤爲切實予當體念而

議焉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二



뒤표지 앞면

